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德〕黑格尔著



B516.35

20

2

B516.35

20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哲学史讲演录

第二卷

〔德〕黑格尔著

贺麟 王太庆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872-2/B·254

---

1960年6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

字数 277千

印数 15 000册

印张 12 5/8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 15.00元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 目次

## 第一部 希臘哲学

### 第一篇(續)

第二章 第一期第二阶段：从智者派到苏格拉底派 .....	3
甲、智者派 .....	5
一 普罗泰戈拉 .....	25
二 高尔吉亚 .....	32
乙、苏格拉底 .....	39
一 苏格拉底方法 .....	52
二 善的原则 .....	62
三 苏格拉底的命运 .....	89
丙、苏格拉底派 .....	109
一 麦加拉学派 .....	115
1. 欧几里德 .....	116
2. 欧几里德 .....	118
3 斯底尔波 .....	126
二 居勒尼学派 .....	130
1. 阿里斯底波 .....	131
2. 德奥多罗 .....	137
3. 赫格西亚 .....	139
4. 安尼克里 .....	141

---

三 犬儒學派.....	142
1. 安底斯泰納 .....	144
2. 第歐根尼 .....	146
3. 晚期犬儒派 .....	150
第三章 第一期第三階段：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151
甲、柏拉圖 .....	151
一 辯證法.....	199
二 自然哲學.....	223
三 精神哲學.....	242
乙、亞里士多德 .....	269
一 形而上學.....	288
二 自然哲學.....	305
三 精神哲學.....	334
1. 心理學 .....	335
2. 實踐哲學 .....	358
(1) 倫理學.....	358
(2) 政治學.....	362
四 邏輯學 .....	366
* .....	
* .....	
* .....	
譯者后記.....	387
專名索引.....	391

第一部  
希臘哲學(續)

第一卷

(卷) 學習編



## 第一篇 第二章

(XIV3)

### 第一期第二阶段：从智者派到苏格拉底派

在这第二段时期里，我們应当首先考察智者派，其次考察苏格拉底，然后考察狭义的苏格拉底派。柏拉圖是从苏格拉底派里面分出来，与亞里士多德一起考察的。Noûs（心灵）、目的，最初是以非常主观的方式来理解的，即是把它了解为人的目的（善）。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則是以普遍的客观方式来理解它的，把它理解为类、理念。由于把思想理解为原則，所以原則最初帶着主观的外貌。由于思維是主观的活动，因此进入了主观反思的时代，开始把絕對設定为主体。近代的原则便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与希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瓦解同时。

由于阿那克薩戈拉的“心灵”还是完全形式的自身規定的活动，規定性还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他的規定本身完全是一般的、抽象的，因而我們还是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內容，所以当前的要求在于由普遍的观点进而达到一种內容。那作为自身規定的活动的抽象思維，給自己提出来的絕對普遍內容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这里开始要加以确定的实在問題。古代哲学家們的一般思想，我們是（4）見到过的，到了現在，意識与他們那种朴素的思維相对立了。当主体反思到神、反思到絕對的时候，便产生出思想，有了这种內容在眼前；不过这里所呈現的这种內容不是全部罢了，——而进行思維

的主体，即思維的主觀性，本質上仍歸屬於客觀的總體。這種主觀性〔一方面有〕這樣的規定：主觀性是無限的、自身關聯的形式；它是一種純粹的活動、一般的規定作用、那具有這種形式的共相，因而保持着一些規定、一種內容，——而主要的問題，在這裡就是關於內容的規定的問題。主觀性的另一方面是：主體乃是這個思維，這個設定者，——於是意識就要反思到這個主體的活動；——在這一反思中，精神便從客觀性回復到它自身。思維首先是深入到對象之中；但是，和阿那克薩戈拉的“心靈”一樣，它還是沒有任何內容的，因為內容是在另一方面〔按即對象〕。隨著思維的回復，由於意識到主體是思維者，於是便結合到另一方面〔按即對象〕，而思維所應當做的，就是去獲取一種本質的、絕對的內容。這種內容，抽象地說，可以是一種雙重的內容。作為規定者的“我”，就規定的形式這一方面說，是本質的，因此，首先內容是“我”自身，是“我的”，我有這些興趣，並使這些興趣成為內容，其次，內容又被規定為具有完全的普遍性。關於這兩種觀點，問題在於：自在自為的存在這一規定應當怎樣來理解？自在自為的存在又和作為思維者的“我”有怎樣的直接關係？哲學理論中一般要看什麼是對象、被思維者的內容而定，——“我”是設定者；雖然我作了這樣的設定，而我所設定的東西卻是客觀的、自在自為地存在的。如果有人還堅持說

(5) “我”是設定者，那就是近代的壞的唯心論了。在古代，人們曾經思維過，但沒有人堅持：被思維者所以是壞的，是因為它是我設定的，是因為它是一個主觀的東西。

這裡我們所講的是智者派、蘇格拉底和蘇格拉底派。〔在智者派看來，內容是我的，是主觀的。蘇格拉底把握住了自在自為的內容，〕<sup>⊙</sup> 蘇格拉底的門徒們和他有直接關係，只是進一步規定了這

內容。

## 甲、智者派

理性在阿那克薩戈拉那里所發現并認為本質的概念，乃是簡單的否定，一切特定性、一切存在和个別的東西，都消逝到这个否定里。在概念面前，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存在；概念正是無任何賓詞的絕對，對於概念來說，一切東西都毫無例外地只是一個環節；從概念看來，可以說沒有任何東西是釘牢的和固定的。概念正是赫拉克利特的那個流轉變遷，那個運動，那個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抗拒的腐蝕性。於是這自己發現自己的概念發現自己是絕對的力量，在這絕對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歸消逝；——一切事物，一切存在，一切被認為固定的東西，現在都成為流動不居的了。這個固定，不論它是存在物的固定性，或是一定概念、原則、習俗、法律的固定性，現在都陷於動搖，失掉它的穩固了。原則之類的東西，本身是系屬於概念的，是被當成有普遍性的；但是普遍性只是它們的形式，它們所具有的內容既是確定的東西，於是就陷於運動了。

這種運動，我們將在這裡初次遇到的所謂智者們那里看到。他們自稱為 σοφισταί (智者)，乃是能夠使人智慧(σοφίζεω)的智慧教師。智者們是和我們所謂博學正好相反的，博學只是追求知識和搜尋現在與以往的事物，——搜尋一大堆經驗材料，在這些材料中發現一種新的形式、一種新的蠕蟲或別種害蟲和蛆蟲，就被認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這一點說，我們博學的教授們負的責任要

① 据米希勒本，第二版，英譯本，第一卷，第三五一頁增補。——譯者

比智者們小得多，但是哲学与沒有責任是毫不相干的。

說到智者們与一般人的看法的关系，他們是既为健康常識所詆毀，也同样为道德所詆毀，因为：（一）他們的理論学說主張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这应当是一种胡說；（二）在实践方面，則把一切原則和法律都推翻了。

首先不可仅仅根据运动的消極方面而停留在万物运动这一糊塗状态中，但是运动所过渡到的靜止，亦不复是运动的事物恢复其固定状态，以致最后又出来了原来的东西，而运动只是白忙一頓。然而那既無思想修养又無学識的一般看法的詭辯，却正是这样一种詭辯，把运动的各种規定本身当作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实体，把一大堆生活規条、經驗規則、原則之类的东西当作絕對固定的真理。精神本身乃是这些各式各样的真理的統一；在精神里面，这一切褊狹的真理只是作为被揚弃的真理而存在，只是被認作相对的真**理**，——換句話說，只是作为有限制、有局限的真理，而不是作为自在的真理而存在。这些真理在通常理智〔按即常識〕看来事实上不**复**是真理。通常理智換一个場合会承認相反的道理对意識也同样說得通，甚至加以主張；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所說的和所想的正好相反，——通常理智的表現只是矛盾的一个表現。通常理智是在它的一般行动中，而不是在它的坏的行动中，破坏它的那些准則、那些原則。假使通常理智是过着一种理性的生活的話，这种生活認眞說來也只是一种經常的自相牴觸，即是借違背另外几条行为准則而謹守某一条褊狹的行为准則。例如，一个有处世經驗和有教养的政治家，是懂得取乎中道，有实践的理智的，这就是說，他是就当前問題的全面来作处理，而不是仅就問題的一面（一面的意思就是从**一个**准則出發）。不管是誰，也不管在什么場合，要是只按照

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阔的人，不论对自己和对别人都会把事情搞坏。这种情形也是极普通的。例如，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所看到的东西确乎是存在的；我相信它们的实在性”；但是实际上他相信它们的实在性这句话是不实在的，正好相反。因为他吃喝这些东西，这就是说，他相信这些东西不是自在的，相信它们的存在没有稳定性，没有实在性。由此可见，通常理智在行动中比在思想的时候要好些。人的行动本质是完整的精神，不过人尚未意识到自己是精神：凡是人自己所意识到的，都是法则、规则和一般的命题，这些都被他在意识中认为是真实的；而在行动中，他才抛弃掉他的理智的局限性。但是这个意识却把这种特定的存在和一般的存在说成绝对实体，称它自己的意识、它自己的理智为绝对实体。当概念转向那意识自信为真实拥有的丰富内容时，当意识感到自己的真实性有危险时（因为意识知道，没有真实性，它就不能存在），当意识对自己的固定的抽象概念感到迷惑时，意识便会激怒起来。概念在这种想要实现它自己的情况之下，亦即在从事于普通真理时，就会憎恨并咒骂它自己。这就是一般人对于诡辩（Sophisterei）的指摘，这是健康常识不可避免的一种指摘。

诡辩这个字是一个坏字眼。特别是由于反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8）的缘故，智者们弄得声名狼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相反地，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

第一。正是智者们现在把作为思想的简单概念（在爱利亚学

派中，芝諾已經开始轉到思想的純粹摹本，轉到运动上去)，一般地应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因为概念意識到自己的力量，意識到自己是絕對和唯一的实体，排斥其他一切，要求影响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对它們施展自己的势力和統治权。自身同一的思想把自己的否定的力量指向理論和实践的各种規定，指向自然意識的各项真理与其他各种自明的法則和原則。凡是一般观念認為固定的东西，在这思想中便分解了，于是思想倒向特殊主觀性的一方面，使自己成为第一性的和固定的东西，把一切都联系到它自己身上。

由于正是这个概念現在出現了，所以它成为一种比較普遍的哲学；并且不仅成为哲学，而且成为一切有思想的民族中任何一个人所参与和必須参与的一般教养。因为我們所謂教养，正是指这种应用于现实的概念，这概念不是指純粹的抽象概念，而是指和一切表象的各种各样的內容相統一的概念。在教养中，概念确乎是占支配地位和起推动作用的，因为特定的东西是在它的限度之内，是在它过渡到它的对方的过程中被認識的。概念成了一般教育的內容，因此就有了一批教授辯論术 (Sophistik) 的教师出現。智者們就是希臘的教师，通过他們，文化才开始在希臘出現，他們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詩人和史詩朗誦者。宗教并不是教师，宗教中並沒有教育內容。虽然祭司們牺牲献祭，作預言，講解神諭，但是教育却是另外一回事。智者們以智慧、科学、音乐、数学等等教人，这是他們的主要任务。在柏里克勒之前，文化的要求已經通过思維而出現；人們要在他們的观念方面得到教育，智者們便是以此为目的。他們以教育为职业。人們要求通过思想来决定种种关系，而不再仅仅通过神諭，或通过習俗、热忱和一时的感情，——

这种反思的要求在希臘似乎已經觉醒了。国家的目的是有普遍性的，普遍之中也就包涵着特殊。智者們傳播了这种教养。他們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階層，以教育为職業，接受报酬，代行学校的任务。他們周游各个城市，青年跟着他們，受到他們的教导。

教养并不是固定的。进一步說，凡是自由思想所能获得的，都必须来自自由思想本身，都必须是自己的信念。它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对象，一句話，它就是近代的所謂啓蒙。思想探索着一般的原则，用这原则来判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就对我们沒有价值。于是思想对积极的内容和思想本身进行比较，溶解以前的信仰的具体内容，一方面把内容分解，另一方面把这些个别性、这些特殊的观点和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们单独地紧紧抓住不放。这样，思想便获得了某种普遍的形式；人們为这种作法說出一些理由，亦即提出一些普遍的規定，而又把这些規定应用到特殊的方面。方面本来不是独立的，而只是一个整体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如果与整体分离开来，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这样，就成了普遍性的东西了。要有教养，人們必須熟習那些属于一項行为、事件等等的普遍观点，以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把握这些观点以及那些事情，才能取得对于所求知的問題的直接知識。一位法官，是知道各种法律的，也就是說，是知道处理一件事情时必须考虑到的各种法律观点的；这些观点已經是独立的普遍方面，这样，他便有了一种普遍的意識，以普遍的方式来考虑事情本身。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知道如何对每一对象都有話可說，以及如何找出对于每个对象的种种观点。希臘人得到这种教养，应当感謝智者們。智者們教人向对他們有权威的东西去运用思想。智者們并不是真正的学者。他們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說教育，教人治

(10)

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使一件事情办得通。那时还没有离开哲学的枯燥到对人类全体、对人的本质方面都不关心的各种实证科学。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这似乎并不是为了训练公职人员，却好像是為公职人员准备一种专门知识的考试似的。

- (11) 智者们的活动，是和人们对智慧的追求分不开的。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群众和国家中构成权力，并知道我必须承认什么东西是这样的权力，就被认为是智慧的。因此柏里克勒等政治家所以引起人羡慕，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有能力把别人安排到各得其所。谁懂得把人们所做的事情归结到推动人们的那些最终目的上去，谁就是有权力的人。智者们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什么是世界上的权力，——什么是解决一切特殊问题的普遍思想，——这只有哲学才能知道；所以智者们是思辨哲学家。他们要想使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道德世界起决定作用，以及是什么东西使人满足。人所具有的冲动和欲望，乃是统治人的权力；当人的欲望得遂时，人便满足了。宗教教人说，诸神是统治人的权力。法律也是统治人的权力；人服从法律时可以得到满足，人可以假定别人遵守法律时也可以得到满足。但是通过反思，人便不再满足于把法律当作权威和外在的必然性来服从了，人希望在自身中获得满足，希望通过他的反思，使自己相信什么是约束他自己的东西，什么是他的目的，和什么是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须做的事。

因此，智者们就特别是演说术的教师了。演说这一个方面，可以使人能够在群众中获得声望，能够做出为人们谋福利的事情；因此演说术是迫切的需要之一。民主制度要依靠演说，在民主制度



中公民是有最后决定权的。演說便把各种情况归結到权力和法律上面。但特别要依靠演說术的，是提出对一件事的多方面的观点，(12) 使人們接受其中与我認為最有用的东西有关的那些观点。这一类具体情况是有許多方面的：一个有教养的人要能够掌握这些不同的观点；演說术則善于把某一些观点提到前面，而把其他的观点擱置于后。亞里士多德的“正位篇”也涉及到这一点，这書提出了 *τόπος*，即范畴、思想規定，我們必須遵照范畴，才能学习發言。但是最先从事于这些范畴的認識的，却是智者們。

这就是智者派所占的一般地位。至于智者們的通常作風，以及研究問題的情况，特别是在柏拉圖的“普罗泰戈拉”篇中，我們见到了一个完全确定的情景。柏拉圖在这一篇中讓普罗泰戈拉自己詳細說明了智者派的艺术。柏拉圖想像苏格拉底伴同着一个名叫希波格拉底的青年人，这人希望投到新到雅典来的普罗泰戈拉的門下，来学习智者們的科学。在路上，苏格拉底問希波格拉底，他所希望学习的智者們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希波格拉底最初答复說：“是演說术；因为智者是善于使人說話有力”，善于考察对象，并加以多方面的研究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或民族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善于說話的艺术。法国人是很善于說話的；我們称之为空談。我們学法文，为的是善于說法国話，可是也是为了获得法国文化。沒有文化修养的人，和一个善于順利地掌握和表达一切观点的人相周旋，是覺得不舒服的。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單純的說話造成的，而是文化造成的。我們可以完全正确地掌握一种語言；可是如果(13) 沒有文化，就不能善于說話。文化可以使精神具有各式各样的观点，使它即时想起这些观点，使它拥有一大批考察一个对象时所运用的范畴。因此，人們可以从智者們学得的技巧，就是順利地掌握